

【著作者说】

以非虚构写作为人所知的袁凌出版的首部中篇小说集,包括同名小说《世界》《雪落》《田园》《歌郎》《猎鱼》《转山》等九个故事。书中有同山林和命运搏斗的伐木工,有以哭死人为业的“歌郎”,有颠沛半生的算命先生……看似边缘又无人问津的他们,却活出了一个民间传奇。在《青苔不会消失》之后,袁凌依然将目光投注在底层人物的身上,通过描写他们的命运,展示出一幅艰难而又充满希望的乡村图景。

湿润的尘灰

□袁凌

我常常遗憾,我和生身家乡的关系,不如我的童年伙伴们那样深厚,他们留在那里时间更长,根扎得更深。他们的老屋或许已经空了,但没有卖掉。母亲已经老了,但还在世。总有一副床铺在等着他们,尽管春节回家后或许在熬夜打麻将。他们也有人开私家车回家,离开时在后备箱里毫无心理压力地捎满了土产。

但世事就是如此,熟悉内情的人们不出声,身处边缘的人在写。就好像地头那个姑且端茶送水的人,内心注定充满愧疚。这样也就使他可以写上一辈子。很难讲这件事对于谁有意义,写东西的人、干活的人或者沉默的土地。写作者和真实世界的关系总是浪子式的半心半意,但这一半心意或许和掏心窝子来得同等困难。这可能是上帝原谅回头浪子的原因。

这个集子里的九篇小说,不大近于真正的小说,只有一些寡淡的故事,关于一个不起眼的世界。它们产生于一次回头的尝试。2005年,我辞去了北京的工作回到八仙镇乡下,这一举动来自于春节回家的感受。在一次散步中,我看到大河转弯的坡岸上建起了一排小楼

房,代替了从前的土屋,水泥的外表没有装修,在暮色中很像是卡夫卡笔下的城堡。大河还在平滑地流淌,但断裂的危机感立刻抓住了我。

实际上,从我第一次看到小溪边有人家修直排厕所,危机感已经开始,直到那一刻脱去了心痛的感触,剩下断然的确切。我想不论如何应该回到这里,至少是呆上几年,留下这个时段的见证。

回到八仙之后,我在乡下呆了一年,起初是和一位算命先生栖居废弃的粮管所,后来是在前妻家的路旁小店里,依旧是半心半意地完成了见证的过程。路旁的好地到处起了楼房,梯级水电站大坝截流,上下游的河道干涸风化了。原来大河转弯汹涌的险滩变成了一个库区。熟悉的长辈老去,进入土中,大多有疾病,有的出于绝望而自尽。路上很少遇到年轻人。逝者越来越多,活人的数目却在削减。或许世事并没有变得更坏,但却也像是超出了最坏的设想。

我在粮管所和小店里写下了十来篇和家乡有关的故事,但没有一直呆下去。许多次我坐在千百年流淌的河道上,心想着要陪伴它最后的岁月,却没有亲眼见证截流

【闲读随笔】

舌尖上的乡味

□禾刀

周华诚的《一饭一世界》至少有三个时间段不宜阅读:肚子饿了,夜半三更,再就是远离家乡之时。

这本书虽与饮食相关,但绝非猎奇,所见之物大都极为寻常,像白菜、番薯叶、南瓜叶、马齿苋、豆腐、土豆、鲑鱼,还有与饮食相关的茶叶、酒、稻谷都是常见之物,没有一样是珍稀或“高贵”的。尤其是对于那些来自农村的人而言,这些饮食熟悉得令人几乎不怎么在意,一旦提及,往往 would 陡然涌出一股浓浓的乡味来。

虽是日常之物,但农人对于食物始终心存敬畏,哪怕极为普通的蔬菜,农人们常常会以一双巧手,做出许多花样来。以番薯为例,周华诚就分别写到了番薯和番薯叶。他写了番薯的随遇而安,顺时度势地旺盛生长。他写了番薯叶化成农村餐桌上的菜肴。其实周华诚还漏掉了番薯秆。在笔者儿时的农村记忆中,番薯秆不仅可以清炒,还可以腌制,都是不错的菜肴。

周华诚说,“一餐一饭,内里都藏着一个世界”。这个世界可以是生命,这个生命可以是名不见经传的草木,也可以是司空见惯的动物。周华诚的别致之处在于,他总能在寻常

之中发现不寻常。许多作品常常把南瓜当成灾荒之年的充饥之食,而在周华诚这里,“南瓜煮饭”不仅有一种特有的香味,晒干后的南瓜干,“加适当比例糯米粉及油盐酱醋生姜辣椒等十余种花样”,再蒸熟再晒干。这一趟下来,繁琐是繁琐,但南瓜干顿时实现华丽转身,变得高大上起来。

确切地讲,并非是越繁琐味道就越好,但繁琐自有繁琐的道理。繁琐里面不仅有农人们的汗水,还蕴含着他们把生活日常过得更为精致的影子。农人炒菜对火候的把握全凭经验,但对于菜肴的准备工作大都一致。记得老家过去逢年过节办喜事做的鱼糕、鱼面的配比早就人所共知,但厨师就是厨师,家常就是家常,味道差别远不止一两个档次。

印象中,小时候家家户户每年都要做很多干菜腌菜酱菜,一开始是因为蔬菜稀缺,尤其是冬季受气候影响生长难以满足饭碗。后来分田到户,菜地多了收成也好,虽然不用再做过去那么多,但老一代的人还是喜欢折腾。一个村子就是一个舞台,干菜腌菜酱菜做好了,左邻右舍端着饭碗相互品尝,说是取长补短,但每家还是各有千秋。

的那天。只有一份用文字些许描摹下来的图景,当作封存纪念。

那些大路上尘灰一样的人物,缓缓走进了我的文字,又缓缓地走出,仍旧落回到大路上。故事陆续完成的十几年里,算命先生过世,我在北京陶然亭外接到他的电话,准确地预言了自己的死亡,失去视力的矿工再次失去了妻子,仍旧在山沟里依靠内心的光线修复世界,西客站外的亡魂归乡路上,我手中曾感触到那把骨灰的重量。而我的奶奶和姨婆,也在八十三岁那年最后的旅行相聚后相继过世。像那条大河,他们躺下、干枯风化了,但在哪里还保存着湿润。

这份湿润还留存在心里,让我不愿拂去文字上的一杯尘灰。



袁凌 著
《世界》
中信出版社

【读经典】

侠之大者 ——金庸的武侠世界

□李北山

儿子李乐天上初二前的那个暑假,语文老师推荐了一些必读书目,其中竟有一部《射雕英雄传》。我心里忽然生出一些世事恍惚的感动。大概在2016年,纯粹为了收藏,我买过一套朗声版的金庸全集,一直未启封。现在乐天要读,我还是没舍得,于是找出一套三联版的给他看。他不仅读了《射雕英雄传》,还读了《天龙八部》。那个暑假之后,我们终于可以一起谈论东邪西毒,谈论老顽童段王爷了。只不过我当年喜欢乔峰,他却喜欢段誉,我当年老师所列的“禁书”却成了今天他老师推荐的“经典”。

我第一次接触“武侠”作品,大概是83版的《射雕英雄传》在大陆首播的时候,我已经记不清确切的年份,这对于一个生于1976年的人而言,是一种普遍的记忆。也许在那同时或者稍晚些时候,我看到了连环画版的《碧血剑》,它混杂在一堆诸如《隋唐演义》的连环画中显得特立独行。紧接着我读完了《书剑恩仇录》,我清楚记得那是一本杂志,那本杂志上全部就是这部小说。

我在高中时第一次在一本不知名的书中读到《虬髯客传》,直到王小波的《红拂夜奔》出现的时候,我才重新阅读这个侠义故事——那时候我正在读大学二年级。而且那时候我正在重新阅读许多其他曾经在我的精神世界中出现过的故事,既有对我影响深远的《南柯太守传》,当然也有曾经的武侠世界,我在那段时间耗费了大量精力用于研习《笑傲江湖》,这本书从此成为我精神世界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我是在看了电影许冠杰版的《笑傲江湖》后,才去阅读这部小说,我被电影中《笑傲江湖》的曲子打动,目的是去书中寻找那首词。我当然没有找到,却从中找到更多类似的东西。我从此陷入金庸的武侠世界不可自拔,甚至在大学时代遇到过很多“金庸新”“古龙巨”之类的作品,犹如喝到假酒,但可见彼时武侠之盛。

我独爱金庸。如果说要选一个人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书的话,在我的生命中一定有一部是留给武侠小说的,而这一部,一定是金庸的《笑傲江湖》。这是金庸武侠中唯一一部没有历史背景的小说,它的人性背景是对历史的超越,这本书描写了一个纯粹架空式的武侠世界,这个世界存在于人心。在我看来,直到今天,无论何种类型的小说都无出其右者。《神雕侠侣》是金庸作品中最具童话气质的作品,而《鹿鼎记》,则是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品,这部书里的现实不是来自历史,而是来自生活,它告诉我们卑微生命的生存技巧和关于人的荒唐命运。我对武侠的最后一次集中阅读,是在我大学生活行将结束的时候,那时候我把几乎所有的时间都用于温习金庸的武侠。直到今天,我对武侠的全部美好感觉一直在我的记忆中发酵。我常在记忆中翻寻那些美好的想象。而武侠,似乎也在金庸之后戛然而止。

金庸成为新武侠的一个开始,同时成为一个结束。这一切只属于1955年到1972年的17

年。1955年,查良镛偶试身手,写出第一部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一举成名。“金庸”作为一个“神话”由此诞生。1972年,金庸以《鹿鼎记》挂印封笔,金盆洗手。自此,由古龙、温瑞安擎武侠之旗,之后武侠式微,再无佳作,只仰仗影视的不断解构和传播而盛行。

武侠似乎已经走到穷途末路。金庸对此给出的答案是:中国武侠小说没有太大的前途,人们希望阅读风格更新的东西,而没有兴趣看武侠小说。但他同时给出另一个答案:武侠小说反映的追求个性解放、追求人与人之间的平等……这许多精神和理想在当今时代并没有过时。后者大概道出武侠小说的生命力之所在,但不能遏制武侠之式微。

武侠的生命力延续千年不绝。自唐传奇以来,武侠就以一种成型的文学形式传延,侠义精神就以一种快意人生的理想方式蔓延。在著名的《虬髯客传》(这似乎应该是中国武侠小说创作的真正开山之作)中,“有历史的背景而又不完全依照历史;有男女青年的恋爱:男的是豪杰,而女的是美人;有深夜的化装逃亡;有权相的追捕;有小客栈的借宿和奇遇;有意气相投的一见如故;有寻仇十年而终于食其心肝的虬髯汉子;有神秘而见识高超的道人;有酒楼上的约会和坊曲小宅中的密谋大事;有大量财富和慷慨的赠送;有神气清朗、顾盼炜如的少年英雄;有帝王和公卿;有驴子、马匹、匕首和人头;有弈棋和盛筵;有海船千艘甲兵十万的大战;有兵法的传授……”(金庸语),如此故事!及至杀人名医平一指为令狐冲治病,嘱其戒酒、戒色、戒斗,若三件事都能做到,“或许能多活一二年”的时候,令狐冲哈哈大笑说:“人生在世,应当畅情适意,连酒也不能喝,女人不能想,人家欺到头上下不能还手,还做什么人?不如及早死了,来得爽快。”言毕再不理睬,大步踱出去与桃谷六仙喝酒去也。

后者给了武侠一个最著名的标签:关于畅情适意快意人生;前者则在全无武侠打斗的情况下,使得全篇侠气纵横。丹纳在其《艺术哲学》中的观点会给这个问题一个答案:“幻想世界中的事物像现实世界中的一样有不同的等级,因为有不同的价值。”更远处时候,太史公的《刺客列传》也透露出这样的一种信息:似乎只有儒家精神与侠义精神的完美结合,才会塑造出中国的完美人格。这正是郭靖那掷地有声的话语:“侠之大者,为国为民。”这些无一不是武侠生命力之所在。反观之,武侠现今的困境未尝不是侠义精神的缺失,甚至我们连对人性的美好想象都日益匮乏。

金庸的小说中还包含了丰富的历史知识、地理背景、中国文化传统、人情风俗,这显然是武侠小说的又一个注脚,其丰富的知识(或许并不严谨但对通俗)甚至多年后成为海外华侨子女的中文课本。同样有多少人不是在《射雕英雄传》中第一次接触这首《山坡羊》散曲;有多少人不是在《七剑下天山》中认识纳兰容若的词句?



周华诚 著
《一饭一世界》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